

春
秋
復
始

春秋復始卷三十五

比例類

吳興崔通

災異篇上

漢書五行志上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厥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中之上曰。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

案此志則劉向之說。與先儒同。今文學也。劉歆獨異。乃其所詭託古文學也。下文所列向說。皆春秋經及公羊傳所有。歆獨無之。可見今文之有徵。古文之無據也。分野之說。劉歆所創。詳下節。穀梁氏亦歆所託古文學。詳序證。志謂向治穀梁春秋。其所列向說。亦有與穀梁氏同者。亦係後人竄入。不然。何志引向言。從穀梁者什一。從公羊者什九。本傳所引亦如之。如周大夫祭伯出奔於齊。尹氏世卿而專恣。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質戎。伐其郊。戎執其使。晉本公羊傳文。惟鄭傷桓王。出左氏。衛侯朔召不往。出穀梁而已。向說與董何互異者。蓋胡毋生夏侯始

昌之遺說。此篇取仲舒向說以裨何氏。猶前此之引繁露也。劉歆說。猶前此之闢左氏也。

○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弑君。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

案向說與仲舒同。則亦治公羊。未嘗治穀梁明矣。視何休加詳而無甚異。則貫通胡毋生董生夏侯始昌諸家之學者也。左氏劉歆主分野說。則獨異矣。分野者。歆所詭託。竄入周官左氏爾雅。寫以古文。所謂古文經傳者也。何謂分野。以地之十二國。繫天之十二次。何謂十二次。分二十八宿隸之。律曆志謂自斗至女爲星紀。自女至危爲玄枵。自危至奎爲諏訾。自奎至胃爲降婁。自胃至畢爲

大梁。自畢至井爲實沈。自井至柳爲鶉首。自柳至張爲鶉火。自張至軫爲鶉尾。自軫至氐爲壽星。自氐至尾爲大火。自尾至斗爲析木。是也。然與地理志不同。此志以初軫十二度終尾四度爲壽星之次。彼志則謂自井六度至亢六度矣。此志以初尾十度終斗十一度爲析木之次。彼志則謂自危四度至斗六度矣。又析十二分野爲十三。二志同出漢書。乖異若是。案彼二志亦劉歆等所作。黃省曾西則不必然。此志謂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與歆所撰七略。稱左氏傳爲得春秋真意者。相戾。易數篇乎。此志又班固所自作明矣。當日對固名有評書。後人雖錄兩篇之言。乃成今之漢書以致分。以十二國繫十二次者。周官保章氏鄭注引堪輿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案周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此爲賈疏所本。然以左氏校之。一顯瑣之虛也。昭十年以爲齊。十七年以爲衛。八年九年以爲陳矣。一陳也。九年謂之水族。十七年謂之火房矣。一鄭也。襄二十八年以爲龍星。注謂角亢。疏云即壽星。昭十七年乃曰。祝融之虛。則是大火矣。趙魏韓三國同歲。

所封。鄭注。有趙無韓魏。地理志。魏同晉。韓同鄭。然命三家爲諸侯。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則歲星所次同矣。以鄭注賈疏周語例班志。則趙屬大梁。魏屬寢沈。韓屬壽星。歲星不同。豈可通乎。以十二國校十二國。以左氏校左氏。矛盾層累如此。又有以十二辰與十二州之說。繫十二次。矛盾更甚。以無與於左氏。姑弗論。要之。其說寔創自劉歆。有三證焉。爾雅之名。始見於王莽詔書。即所徵之千數人。受歆之意。而作者也。釋天。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與冬其帝顓頊之說。皆當北方水位合。五德之說。亦劉歆所創。說詳史記探源終始五德章則分野可知。證一也。書佚傳詩毛傳周本紀。於周之始年。皆謂文王受命之年。案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于畢。十一年。武王伐殷。如十一年歲在鶉火。則元年在壽星。壽星乃周之分野。國語以鶉火當之。是以武王伐殷。爲周之始年。豈周之涪州鳩。已通漢之古文學乎。此必歆所竄入。證二也。此志中之上曰。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教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下之下。凡主分野。皆劉歆說。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靈王弑君。陳公子招殺世

子之應。劉歆以爲魯衛分。左氏曰。魯衛惡之。是歆說與左氏同。與仲舒向並異。證三也。非僞造十二分野之言。則說春秋災異不能獨異。說春秋災異必求獨異。所以盡背先儒意旨。以破壞聖經而已。其以分野說災異。文分二類。於經文及左氏有徵者。仲舒向謂應在此國。歆輒以爲應在彼國。以別之。昭七年日食。十七年星孛。是也。其無徵者。別指無事可攷之國以當之。此條是也。下倣此。可謂滿辭知其所窮矣。是年歆說與經差一月。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解詁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

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

解詁曰。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解詁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曰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也。

五行志曰。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

經義雜記曰。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

是也。左氏劉歆以爲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寔非朔。或不言朔而寔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案或日或不日。或并不書朔與日。皆孔子之特筆也。劉歆以爲官失之。欲奪孔子之春秋。以予魯史而已。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者何。盡也。

解詁曰。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穀鄧不書者。後治夷狄。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

案鄭射桓王。二君相篡。語出左氏。卽穀梁亦無之。必非仲舒向說也。歆言與經卷一月。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

五行志曰。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爲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桓公。董仲舒以爲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以爲楚鄭分。案二日食。晦日食。經皆不言朔。隱三年二月己巳。莊十八年三月是也。是年經言朔。穀梁氏以爲二日。與劉歆云。或言朔而實非朔。其背經同。而與董何之言。

不日絕異。可爲穀梁氏亦劉歆所託古文學之徵也。

○莊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五行志四。穀梁傳曰。不言食。不言朔。夜食。史記推台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霸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王世子賁之。此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猶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弑公。劉歆以爲晦。魯衛分。

案合朔即晦。晦即夜也。是穀梁氏之文。亦出公羊。卽劉向之言。仍未必出自穀梁也。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

解詁曰。据日食在天。

求乎陰之道也。

解詁曰。求賁求也。

以朱絲繫社。或曰。禘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繫之。

解詁曰。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禘之。與賁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禘其本也。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賁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書者。善內恐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案歆說與經差一月。又差一日。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異與上日食略同。○疏曰。今此日食之異。與上二十五年日食之說相似。是以不復指解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案向說與何氏相似。足徵其爲今文學也。歆言二月。似從周正。而寔非也。亦有差一月。隱三年之屬。宣八年之屬。三月者。宣八年之屬。故知之。其言二日。則自踐其或言朔而實非

朔之變言也。下同。

○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解詁曰。是後魯比弑二君。狄滅邢衛。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案歆說與經差一月。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溫。晉里克弑其二君。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齊桓行霸。江黃自主。南服彊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服。鄆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欒。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楚滅黃。狄侵衛。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衛。莒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霸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明王。桓

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寔與而文不與之義也。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

案歆說與經差三月。其言朔。又自踐其或不言朔而實朔之。實言也。下同。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楚世子商臣弑其君。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弑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良出奔。晉滅江。原注。師古曰。春秋父四年楚人滅江。今此云晉。未詳其說。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

案歆說與經差一月。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解詁曰。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弑其君處臼。齊人弑其君商人。宣公弑子赤。莒弑其君庶其。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

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案欽說與經差二月。

○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解詁曰。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鄆。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莊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鄆。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案觀兵周室。語出左氏。仲舒向何從見之耶。此亦後人竄入。欽說與經差三月。且他皆差早。此獨差遲。更屬不倫。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解詁曰。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曰。今此與彼同占。故曰。與甲子既同也。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邾婁人戕鄆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案。齊侯佚獲。君道微。臣道強之所致。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

此時未有古文。當作邾婁。

支解鄆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

于鞍。劉歆以爲三月晦。眊。魯衛分。

原註。服虔曰。眊。眊類也。日晦食爲眊。臣瓚曰。志云。眊而音化了反。案說文。眊。月水盛之明也。段注云。律曆志曰。召眊曰。惟三月丙子。眊。周公七年後子明辟之。三。月甲辰。眊之三日也。眊。音乃切。又芳尾切。

案歆說與經差三月。

○成公十有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十七年復食。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師于鄆陵。執魯侯。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

衛分。

案欽說與經差二月。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欽以爲九月。周楚分。

案欽說與經差三月。

○襄公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衛侯爲彊臣所逐。出奔。泓梁之盟。信在大夫。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案孫上似脫公字。劉欽以爲

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案欽說與經差二月。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泓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偏滿天下。

五行志曰。董仲舒割向以爲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渙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緩旂。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案歆說與經差三月。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有渙梁之盟。臣惑日甚。故比年日食。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晉欒黶將犯君。後入于曲沃。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慶封有

君亂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解詁曰。是後楚滅舒鳩。齊雀杼衛甯喜弑其君。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與甲子同。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

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閹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其君。莒人弑其君之應。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閹戕吳子。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弑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人而篡位。指略如董仲舒。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案繁露舉春秋事多矣。從無出自左氏者。蔡侯通於世子之妻。文出左氏。非仲舒語明矣。歆說與經差三月。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楚滅陳蔡。楚弑其君。戾于乾谿。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諸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卜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案楚靈王弑君。文出左穀。歆雖嘗譌向以爲穀梁學。至於仲舒。則猶未嘗譌之也。何從爲是言乎。其爲後人竄入無疑。歆說與經差二月。其曰魯衛分。又引士文伯曰。魯衛惡之。此歆說之有徵於左氏者。可爲左氏之言分野。出自劉歆之證。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并十七年食。蓋與孝于大辰同占。○疏曰。謂此文日有食之。并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皆與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同占也。其占者。則孝于大辰之下注云。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是也。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

案歆說與經差三月。

○十有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有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周有篡禍。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劉

歆以爲十月。楚鄭分。

案歆子與經差二月。

○二十有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悟。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弑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二月。魯趙分。

案歆說與經差三月。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出走。劉歆以爲二日。

宋燕分。

○定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五大夫叛。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案歆說與經差一月。

○十有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

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案歆說與經差二月。春秋日食三十六。歆改其月者三十。以爲春秋因魯史。當日史官。都不知曆法。惟已知之。此擅改經文之尤彰彰者也。

右日食

○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霰如雨。恒星者何。列星也。

解詁曰。恒常也。常以時列見。

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解詁曰。反者。星復其位。

案恒星不見。屬夜讀。星霰如雨。屬夜中讀。穀梁氏分傳如此。是也。夜穀梁氏作昔。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其霰也如雨。是夜中與。此謂恒星不見。在日入後。星霰如雨。在夜之中。星復其位。亦在此時。此傳義與彼同。疏云。謂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向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失之。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解詁曰。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

君子修之曰。星露如雨。

解詁曰。明其狀如雨。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露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皆叛。王室日卑。星露半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

案分野乃古文家言。此云虛危齊分。與全注不侔。諒是後人竄入。

五行志曰。董仲舒

下文引有劉向說。則此下劉向二字衍。今刪。

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

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

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主地。中國其良絕矣。對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莫有改竊。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惡。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於宋。蔡獲於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承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立枵。齊分野。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師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顓政。會齊以犯王命。莊弗能止。莊本作成。證明帝韓也。今正。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

案左氏傳曰以下。當是班固所引。以起劉歆說者。下同。

○文公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何。彗星也。

解詁曰。狀如彗。

其言入于北斗何。

解詁曰。据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孛名。○疏曰。注据大至言入。解云。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是也。注又不言孛名。解云。謂昭十七年。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孛之星名。今此言有星孛入于北斗。故難之。何者。大辰非星名故也。是以昭十七年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彼注云。据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是也。

北斗有中。

解詁曰。中魁中。○陳立義疏曰。穀梁傳。其曰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据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

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李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李者。言其李李有所妨礙。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弑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行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李。北斗人君象。李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李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鞍。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咸陵京師。武折大齊。皆李星災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於鄭。傳舉其效云。左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

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

案觀兵周室出左氏。在一曰下。非劉向語。

○昭公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

解詁曰。三字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

其言于大辰何。

解詁曰。据北斗言入于大辰非常名。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

解詁曰。大火謂心。

案襄九年左氏曰。心爲大火。孔疏曰。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此句奇釋天文。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然則大辰。謂房心尾之間。非星名也。故云。大辰非常名也。蒼龍七宿。心明象火。是火亦非星名。故曰。大火謂心也。

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

解詁曰。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疏曰。正以伐在參傍。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謂參伐。伐與參爲一候故也。

北辰亦爲大辰。

解詁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者。兩相須之意。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疑有脫文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後五年。

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鼫。子晳。楚出也。時楚弭。宋衛陳鄭皆南服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鼫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鼫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災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熒曰。孛。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成寅。風甚。壬午。太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

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虛義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

案劉向以爲星傳曰。心火星天王也。以下與董何義同。此真向之言也。其在諸侯以下。兼主宋衛陳鄭火獸。與劉歆同。此非向言。習於歆說者所詭託也。

○哀公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

解詁曰。據北斗言星名。

見于旦也。

解詁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王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

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李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

春秋復始卷三十六

比例類

吳興崔澐

災異篇下

○僖公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

解詁曰。晝日而冥。

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

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大戒之。故大之也。

解詁曰。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主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夫以起之。

所以畏天命。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此象桓公德衰。彊楚以邪勝正。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事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痛。其冬季氏殺公子伋。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此句當在此其應也。句下。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此句左氏文。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皆月晦云。

案晦之言冥。公穀仲舒向說僉同。劉歆以是年經文。及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皆以爲晦朔之晦。此劉歆傳獨異之徵之尤甚者也。傳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震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是月者何。僅遠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案朔有事則書。謂書其事。并書其朔也。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之屬。明年春

王正月戊申朔。賁石于宋五。下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是也。晦雖有事不書。謂雖書其事。不書其晦也。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然則是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雖在晦日。此以明年正月戊申朔。成十六年以六月兩寅朔推之。則己卯甲午。果是晦日。例所不書。則其書晦。自當謂冥。劉歆欲以一人之言。巧相抵抗。不知量矣。以下引五行志。劉歆無說者不錄。以主證明劉歆傳獨異之說也。

○成公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右晦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兩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

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校勘記曰。案可字疑衍以。已通。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

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解詁曰。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一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案此雨字疑衍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荂。保藏蛰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久而攝立。公子聾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聾懼而易其辭。遂與

相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眇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月大雨雪。陰見間諒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

案春分在周之四月。劉歆以爲在三月。并歷數亦可改耶。此歆說之異乎異者也。

○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耶師。龍門之戰。汜血尤深。釋文曰。汜。古洗字。

○僖公十年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夫人專愛之所生也。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傳詳上。略章。○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解詁曰。夫人專愛之所生。

○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霜而與則通不殺萬物。至當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霜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

○成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膏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雲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滿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膏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昭公三年冬。大雨雪。

解詁曰。爲季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解詁曰。爲季氏。

○定公元年冬十月。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曰。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正以此經特舉殺菽。傳云。記異故也。若更殺他物。則經直言霜殺。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

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

解詁曰。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曰。即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然則大水殺麥苗。傳云。記災。今此霜殺菽。傳云。記異。故據而難之。若然。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言霜殺。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秋大水。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彼注云。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螣。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是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

異大乎災也。

解詁曰。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徵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曰。異大乎災也。解云。隱三年傳何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傳何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然則正由先事而至。可以爲戒。若其變改。竟不害人物。若似君父教戒臣子之義。故但謂之異而貴之矣。災者。隨事而至。害於人物。雖言變改。亦無所及。若似刑罰。一施不可追更之義。故謂之災而不重之。故注云。重異不重災也。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然則直是美大此異。故言異大於災。不論害物與否。五行傳云。害物爲災。不害物爲異。亦通於此矣。注菽者。至象也。解云。菽季不同。而得爲其象者。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強。季氏雖幼。強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之象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寢。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案以許田爲有周公廟。文本左氏。故劉歆據之。其說非也。詳第十七卷論章。即如歆說。下十三年夏大水。何所應耶。

○十有三年夏。大水。

解詁曰。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解詁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據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解詁曰。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螣。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曰。一不災書。解云。一穀之災。不書于經也。注明君至責人。解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注水旱至穀名。解云。大水傷二穀。書於經者。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螣書者。即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螣之類。是也。注至麥至最重。解云。災傷麥苗常書。即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麥禾比於餘穀最重。故言民食最重矣。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解詁曰。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川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莊飾宗廟。刻桷丹楹。以令夫人。簡宗廟之罰也。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

解詁曰。據一鼓用牲耳。○陳立義疏曰。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據一爲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解詁曰。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陳立義疏曰。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禳焉。然非禮典。案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主禮也。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爲得禮。注大水主所爲。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雩。或怒焉者何。以大旱

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言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

○成公五年秋。大水。

解詁曰。先是既有丘甲鞍棘之役。又重以城郛。民怨之所生。

○襄公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解詁曰。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閱侵齊。比興師衆。民怨之所生。

右大水

○莊公三十有一年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禍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傳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說與前同。○疏曰。今此亦是傳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言說與前同。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片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飾庶衆。比致三年。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霽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若其應變改政。早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疏曰。注太平至即書。解云。正以太平之時。陰陽合調。若一月不雨。足以爲異。故知然也。注當滿至即書。解云。即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云。何以書。記異是也。注即能至澍雨。解云。皆感精符文。注故一月即書。解云。即去年十月不雨。今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注不從上發傳。解云。即上年十月不雨之下。已發云。何以書。記異也。今不從其例。而又發之者。欲著人事之備積於是故也。

○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

解詁曰。据上得雨。不書。○疏曰。即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

上雨而不甚也。

解詁曰。所以詳錄賢君積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曰。謂宣十五年初稅畝。其冬蜚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以不言旱。

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

解詁曰。言也。言有災。○疏曰。卽僖二十一年經書夏大旱。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是也。

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解詁曰。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取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著。○疏曰。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云。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是以不得發傳云。不雨之日長。此則歷四時。故言最甚事著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解詁曰。公子遂之所招。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解詁曰。公子遂所致。

右不雨

○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解詁曰。周二月。夏十二月。尙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疏曰。注尙書主燠若。解云。洪範文。舒。遲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是也。注易京主賞也。解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

○襄公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解詁曰。豹韞爲政之所致。

右無冰

○僖公二十有一年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新作南門之所生。

○宣公七年秋。大旱。

解詁曰。爲伐萊踰時也。

右大旱

○桓公五年秋。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

解詁曰。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興。婦謁盛興。苞苴行與。讒夫倡興。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

然則何以不言旱。

解詁曰。据日食。鼓用牲于社。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解詁曰。從可知。故書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體。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曰。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

○僖公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解詁曰。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解詁曰。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復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

○成公三年秋。大雩。

解詁曰。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爲鞍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

○七年冬。大雩。

解詁曰。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

○襄公五年秋。大雩。

解詁曰。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

○八年秋九月。大雩。

解詁曰。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

○十有六年秋。大雩。

解詁曰。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解詁曰。比年仍見圍之應。謂上年齊侯圍成。是年秋齊侯圍洮。齊高固圍防。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

解詁曰。公方久如楚。先是豫賦于民之所致。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

解詁曰。先是公季孫宿比如晉。

○六年秋九月大雩。

解詁曰。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

解詁曰。先是公如晉。仲孫纘卒。民被其役。明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

下經及傳詳諸侯出奔事。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

解詁曰。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七年九月大雩。

解詁曰。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自救之役。

右大雩

○隱公五年九月螟。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釋文曰螟食苗心。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威簒伯之諫。貪利區糴之應。以生蠹蟲之孽也。

○八年九月螟。

解詁曰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郕田。煩擾之應。

○桓公五年秋螟。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螟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蠹。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累易邑。興役起城。諸蠹略皆從董仲舒說云。

○莊公六年秋螟。

解詁曰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及反。民煩擾之應。

○僖公十有五年八月螟。

解詁曰。公久出煩擾之所生。

○文公八年冬饑。

解詁曰。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宣公六年秋八月饑。

解詁曰。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

○十年冬饑。何以書。以重書也。

解詁曰。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庫。賑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盡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十有三年秋饑。

解詁曰。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之應。

○十有五年秋饑。

解詁曰。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議稅畝。百姓動擾之。

應。

●冬。蟻生。未有言蟻生者。此其言蟻生何。

解詁曰。蟻。即蟻也。始生曰蟻。大曰蟻。

蟻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解詁曰。幸。僥幸。

幸之者何。

解詁曰。聞災當懼。反喜。非其類。故執不知問。

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

解詁曰。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在是年秋。

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解詁曰。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有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幸之。變蟻言蟻。以不為災書。起其事。

五行志曰。劉歆以為蟻。蟻。蠶也。原注。孟康曰。有世呼。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蟻也。董仲舒劉向

以爲蜋。螟始生也。

案說文曰。蠨蠸蠶也。然則與螟種類絕異。別歆於一物之名。且造異說以背其父如此。與莊二十九年以蜚爲負蟬同。

○饑。○十有六年冬。大有年。○襄公七年八月饑。

解詁曰。先是邾小邾婁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解詁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救。宗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九月螽。

解詁曰。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

○十有二月螽。

解詁曰。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蠡。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案左氏於哀十二年曰。冬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此劉歆所譌託也。正與劉歆以爲是歲再失閏之言相應。果爾則此周之十二月。名爲夏之十月。實猶夏之八月。直誣孔子以爲於時蟄者本未應畢。然則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正月襄二十八年春。皆無冰。傳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亦爲於時應爾耶。不然。孔子答季孫之言。不與其脩春秋之旨相背耶。此班君所謂劉歆從左氏。義已乖者也。

右螟螽之屬

○莊公十有八年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蜚之猶言螻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蜚爲鄭瞻所敵。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曰。謂蜚先無蜚。今乃有之。案昭

二十五年經書有鵲鵲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負蟊也。性不食穀。食穀而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莊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旣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莊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殺二嗣子。卒皆被辜。

案負蟊。即詩之阜螽。爾雅作負螽。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許慎云。蝗螽也。然則蜚亦食穀。非淫風所生。阜螽詠於召南。是亦中國所亦有。此歆之故立異說以叛其父也。

○昭公二十有五年夏。有鵲鵲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鵲。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伐也。劉向以

爲有蜚有蜚不言來者。亂氣所生。

亂字脫。依本經莊十八年有蜚。云。今此不書者。亂氣所生補。

所謂蜚也。鵲。言

來者。亂氣所致。

亂字亦補。所據同上。

所謂祥也。鵲。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

居陽位。象季氏將逐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鵲。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

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

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

指略同。

○莊公十有七年冬。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瞻所迷惑也。言多者。以多爲異也。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解詁曰。鼯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鼯鼠食郊

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寢。校勘記曰。重讀如煩重之重也。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書郊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定公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

解詁曰。据食角。

漫也。

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曰。注災不敬至是也。解云。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爲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云錄內不言火也者。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勳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

解詁曰。災不敬故。

改卜牛。○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下傳詳大之其章。注入篇何。

右螽蜚鵲雉巢蠹鼠麟之屬

○恒公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

解詁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于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情。內息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奉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

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痛。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謂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法棄度亡禮義之應也。

○僖公二十年五月己巳。西宮災。

傳首詳宮室章

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婦。楚女殷在西宮而不見恤。悲忿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解詁曰。以無新公。知宣公之宮廟。

官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解詁曰。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曰。即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櫓可也者。是易其西北角之櫓也乎。故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滌。是也。孫氏曰。富室之

日光所漏入也。不與何氏別。

其言三日哭何。

解詁曰。据桓傳宮災。不言三日哭。

廟災。三日哭。禮也。

解詁曰。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曰。即檀弓下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鄭氏云。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所虧傷。故此注云。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是也。云故君臣素縞哭之者。謂著素衣縞冠哭之。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

○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傳首詳宮雉章。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謂設兩觀。為諸侯備天子。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宣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

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疏曰。注立雉至不書解云。正以隱五年秋。初獻六羽。傳云。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是也。若然。須更脩大。還僭天子。而得書之者。下經云。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雉大也。但作微辭以譏之。仍自不正言。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首詳。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不宜立。

○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校勘記曰。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社。左氏作坐社。解云。公羊以爲蒲者。古國之名。今穀梁經傳皆作坐字。而賈氏云。公羊曰。蒲社也者。蓋所

見異。經義纂記曰。禮記郊特牲。蒲社北嚮。注傳社。汲之社。乃始都蒲。釋文。蒲本又作坐。書序。將還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蒲。史記周本紀作還其君蒲姑。是蒲蒲坐三字古通。蒲

社者何。

解詁曰。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

亡國之社也。

解詁曰。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

社者。封也。

春秋復始

解詁曰。封土爲社。

其言災何。

解詁曰。据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解詁曰。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疏曰。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然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爲有國者戒者。言若不事上。當如此。

薄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彌吳。陳立雅疏曰。未知所指。齊晉前驅。陳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

右災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

解詁曰。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天地動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

○襄公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解詁曰。是時渙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

○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解詁曰。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解詁曰。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主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曰至三食。地爲再動。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解詁曰。此象季氏專政。刺瞋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右地震

○文公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首詳敗變文。軍之大具章。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爭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謂魯齊晉。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

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亡國二十四。誤作弑君二十人。亡國四十。今依疏訂正。然疏舉諸條。亦有誤入誤出者。附詳弑君三十六章。

亡國五十二章。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貴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痛也。劉歆以爲

人變屬黃祥。

右長狄

○莊公十有一年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据泓移不書。

及我也。

解詁曰。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

○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

解詁曰。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大瘠者何。窮也。

解詁曰。窮者。民疾疫。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解詁曰。與宋大水同義。窮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瞞。夫人如莒淫泆。齊侯

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右外災及我

○傳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黿石于宋五。是月。六黿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黿而後言石。

解詁曰。据星黿。後言黿。

黿石記聞。聞其礫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遠是月也。

解詁曰。是月邊也。書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何以不日。

解詁曰。据五石言日。

晦日也。

解詁曰。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常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黿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

晦則何以不言晦。

解詁曰。據上言朔。

春秋不書晦也。

解詁曰。事當日者曰。平居無他卓僥。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疏曰。注平居無他卓僥。解云。謂無他卓異僥倖。平常之事也。注無所主戰是也。解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澶。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也。

朔有事則書。

解詁曰。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

晦雖有事不書。

解詁曰。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

曷爲先言六而後言箇。

解詁曰。據震石。後言五。

六箇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箇。徐而察之則退飛。

解詁曰。鶴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退飛。

五石六鶴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解詁曰。王者之後有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鶴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鶴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

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霸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鴈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疆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覲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

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鄆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桓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墜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立楊。立楊齊分墜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象。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黿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黿。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孟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不敢逆君故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

解詁曰。以先言雨也。墜。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醇。○疏曰。注不言至尤醇。解云。欲道莊七年星孛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醇。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真似雨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解詁曰。螽猶衆也。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虛。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

五行志曰。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今穀梁無此語。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殺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

案以宋殺其大夫。不名爲非其罪。左氏文七年文也。儒林傳雖譴劉向爲穀梁學。未嘗譴其爲左氏學也。此志劉向以爲云云。必劉歆之徒所爲。託之劉向者也。

○襄公九年春。宋火。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解詁曰。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大。○疏曰。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

於火也。

然則內何以不言火。

解詁曰。據西宮災。不言火。

內不言火者。甚之也。

解詁曰。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解詁曰。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下經詳內女
葛宋伯姬章。

○宣公十有六年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何。東

周也。

解詁曰。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號之云爾。○疏曰。何氏之意。言成周爲天子正居。但至昭二十二年夏。景王崩。敬王即位。王子猛與之爭立。入于王城。自號西周。是故天下之人。因號成周爲東周矣。是以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注云。時居

王城邑。自號西周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注云。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云名爲成周者。即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者。是其名作成周之義矣。宣謝者何。宣公之謝也。

解詁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

解詁曰。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燒。○疏曰。云宋災不別所燒者。即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是也。特据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周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

校勘記曰。漢書五行志曰。謝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

解詁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曰。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止以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故也。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解詁曰。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于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之。各本之子脫。今依疏補。後記災也。

案使成周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二句本疏語。是黜當時之王。新爲王者之後。是節經文。依據爲王者之後記災之例。故何氏云。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傳詳諸侯諸地雲土。陳哀公葬靈公章。

○十有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火。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以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解詁曰。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

○僖公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

解詁曰。据梁山言崩。

襲邑也。

解詁曰。嬰者。嘿陷入於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疏曰。嘿陷。謂嘿然而陷矣。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据長狄之齊晉。不書。

爲天下記異也。

解詁曰。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爲下所嬰者。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解詁曰。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爲重。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解詁曰。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王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綏大夫擅恣。爲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

十一。亡國二十。

各本誤作祗君十四。亡國三十二。疏訂以爲祗君十。亡國九。亦非也。今據經傳訂正。詳祗君三十六章。滅國五十二條。

故漢梁之盟。

獨刺天下之大夫。

五行志曰。穀梁傳曰。靡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對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漢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神。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樂書中行僖殺厲公而立悼公。

案穀梁氏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鰲者。鰲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鰲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洫。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鰲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鰲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

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左氏曰。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微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左穀述事同而語意亦相似。皆可爲古文家言之證。此志引劉向云。哭然後流出穀梁。劉歆云。山崩川竭出左氏。然則劉向歆所傳同矣。豈劉歆傳獨異之謂耶。劉向之言。必爲劉歆之徒所詭託也。

右外災異

春秋復始卷三十七

箴何

吳興崔適

雜引讖緯

案何君注春秋。出自胡毋生條例。本七十子之遺說。范書又稱其覃思不闕門
十有七年。此經注之最深造有得者也。其所失者。雜引讖緯乎。緯書乃古文之
支流。圖讖其尤妖妄者。削自劉歆以媚莽。賈逵之徒。即假之以詖漢。自光武以
赤伏符即尊位。因重讖緯。至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讖合。五經家皆
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
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案夏傳曰。殷尚白。周尚赤。自漢三正。不關五德。說
詳史記探原序證終始五德章。不然。謂堯火舜土夏
金殷水周木。則上不得尚黑。及下不得尚白。周不得尚赤。且周既尚赤。漢
復爲赤帝子。則凡謂漢代周者。不又爲火代火乎。亦豈九德代興之義耶。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然則左氏
以合圖讖。見重於世主。且令公羊學家高才生改習左氏矣。何君乃亦引讖緯
注公羊以戕制之。此亦不得已之苦心。然於經旨則謬矣。刺取之以爲箴何篇

所引傳書。凡言禮制。而不肯於今文經者。不在比例。如傳二十一年注云。禮祭尺牲。角。謂羖。社稷宗廟角牲。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廟大夫。又二年注云。禮所以異於俗者。功。臣者祭也。此類是也。

○宣公三年。帝牲不吉。

解詁曰。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解詁曰。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

○哀公十有四年。西狩獲麟。孰狩之。薪采者也。

解詁曰。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象。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獲。

案六天帝之名。則自古文經。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後鄭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祭。天皇大帝。天皇。昊天。何鄭上下文互異。大宰。祀五帝。後鄭謂四郊及明堂。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後鄭謂上帝五帝。案五帝者。謂東方蒼帝。南方炎帝。中央黃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也。緯書又爲六天帝造名。天皇帝曰耀魄寶。出甘石星經。此亦緯書所託。東方蒼帝曰靈威仰。南方赤帝曰赤熛怒。中央黃帝曰含樞紐。西方白帝曰白招拒。北方黑帝曰汁光紀。出春秋文耀鉤。紀昀四庫提要。謂此與道家符籙何異。誠哉是言也。案五天帝之說。又自五人帝始。孔子所謂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見大戴禮五帝德。帝繫姓二篇。劉歆謂臧新莽以爲新當代漢。天運使然。乃造終始五德之說。託始於鄒衍。詳史記探源序證篇終始五德章。及孟荀列傳下。分繫五行。配以五色。妄造少昊之名。謂繼黃帝而立。賈逵曰。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識所謂帝其明也。然則少昊之名及世次。出自古文家及圖識。此說也。上合伏羲神農。下迄顓頊。爲五帝。遂增呂氏十二紀。於春曰。其帝大暉。其神句芒。於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於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於秋曰。其帝少暉。其神蓐收。於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案淮南子時則訓。錄自呂氏十二紀。無其帝其神之屬十句。故知呂紀有此十句。乃劉歆所增。禮記月令因之。既造五方人帝之說。遂以爲五色天帝之子。然史記股本紀。言簡狄吞玄鳥卵。

而生契。周本紀言姜嫄踐巨人跡而生棄。雖寓感生之義。不言感生於五帝。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案上帝即天。天即昊天。大宗伯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賈疏謂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是也。後鄭注大宗伯之昊天上帝曰。天皇帝。箋詩之昊天有成命云。昊天。天大號也。孔疏曰。解昊天是天之大號。故蒼帝亦得稱之。是後鄭兩釋昊天。自相違異。不可相通。明乎昊天即天。天即上帝。則稱天稱帝。文異義同。猶稱邦稱國。稱君稱王之比。郊與明堂。猶外朝內朝之比。郊禮尤重於明堂。故郊祀以后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也。鄭注禮記大傳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非也。何君亦謂皇天大帝。主總領五帝。及赤帝將代周之言。闕入解詁。爲古文家所牽率矣。其以稷配郊。爲祀皇天大帝。以文王配明堂。爲祀感生帝。皆與鄭義不同。今文家無圜丘之禘故也。鄭注大宗伯昊天上帝曰。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

右六天帝之屬

○成公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解詁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案詳祭禮篇上。成十七年郊用正月上辛節下。

右郊祀之月

○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解詁曰。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諡。

案此春秋緯也。皇即三皇。引孔子曰詳下。皇象元四句。係三言韻語。與天下血

書魯端門

引在下

文相似。誣孔甚矣。

○襄公二十有九年。閏試吳于餘寮。

解詁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

姦僞多。

案大戴記五帝德。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史記本紀始五帝。次夏次殷次周。然則稽古至五帝尙已。無所謂三皇也。三皇之目。始於周官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鄭君引左氏注之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案左氏周官皆古文家言。孰爲三皇。惟見於緯書。亦無定說。王符潛夫論五德志曰。世傳三皇。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言。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汪繼培箋。於或曰燧人曰。尙書大傳。後人所竄亂。及禮緯含文嘉說。見風俗通皇極篇。禮記曲禮疏云。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於或曰祝融曰。禮號證記說。禮說即禮緯也。見風俗通。白虎通亦引之。於或曰女媧曰。春秋運斗樞說。於天皇地皇人皇曰。初學記九引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案緯書爲古文支流。此孝經緯也。今文家不應闕入。例以大戴記引孔子之言五帝。上不及三皇。則此文列三皇於五帝之前。必非孔子之言甚明。且係七言韵語。與赤伏符。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文體相似。亦可爲讖緯同出一時之證。豈孔子之時。即有柏梁詩體乎。亦可爲絕倒矣。

右三皇

○隆公二年。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解詁曰。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

○桓公三年春正月。

解詁曰。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

疏謂此指七年十三年十五年。

明春秋之遠。亦通于三

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解詁曰。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采薪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于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以兵革得天下也。

案此與莽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

三歲不興。非皇帝之名。升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其矯誣相似。

又曰。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蝶蟲冬踊。蟄金精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縱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案謂孔子豫知六國秦漢之事者。何以不知魏晉以下之事耶。然則此非孔子之知漢。乃漢儒之媚漢也。直謂漢有天下。終古不復易姓。此與秦皇帝謂自一世至萬世。新非命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同一誣罔也。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

解詁曰。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案終始五德之說。本非鄒衍之言。乃劉歆所矯託。說詳史記探源終始五德章及孟荀列傳下。姑以歆矛陷歆之盾。謂堯禪舜。舜禪禹。爲火生土。土生金。義從相生可也。殷伐夏。周滅殷。不由禪代。五德之義。當從相勝。至若漢之於周。從木火相生之義。則赧王不禪。

劉季從五德相勝之義。則歆所爲三統曆與郊祀志。而後人削爲封禪書。竄入

史記者。

亦見史記探源終始五德章。

其於三代以下。五德所屬。皆無定論。夏殷且弗論。周德之

屬木屬火也。秦德之屬金屬水也。漢德之屬水屬土屬火也。謂周木德。漢火德。秦以水德。在木火之間。不當五行之序。案漢果火德。則秦爲金德。櫟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爲金瑞。故作畦時祀白帝。姬哭白帝子。可證。漢火勝秦金。秦金勝周木。秦非不當五行之序。則漢不得代周。秦果水德。則漢爲土德。黃龍見成紀。可證。漢土勝秦水。秦水勝周火。秦亦非不當五行之序。則漢仍不得代周。漢不得代周。則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無與於木絕火王之義也。不然。正足爲火絕土王。土絕金王。敗魏晉禪代之謀已。

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諸於春秋。

解詁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

卷之九
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案此濫觴於天帝行璽金匱圖也。以媚莽者污孔而已。

石渠漢

春秋復始卷三十八

外篇

吳興崔通

案左氏之言。於春秋無所繫屬。而與先秦古書相刺謬。或自相矛盾者。條舉之
爲外篇。

鑿空

大戴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所謂五帝者。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無所謂少嗶也。呂氏十二紀禮記月令白虎通所謂五祀者。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也。無所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少嗶及句芒之屬。左氏於文十八年曰。少嗶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列於帝鴻氏後。杜注。帝鴻黃帝。顓頊氏前。於昭十七年曰。少嗶氏鳥名官。亦列於黃帝炎帝共工大嗶之後。顓頊以前。於昭二十九年。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蔡邕對曰。少嗶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此皆劉歆所造。又竄其文入禮記月令呂氏十二紀。於春

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於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於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於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於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於是五帝去帝嚳堯舜而入大昊炎帝少昊。五祀改戶竈中霤門行。而爲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矣。知禮記呂覽其帝其神下十句。係古文家竄入者。淮南子時則訓錄自呂氏十二紀。未有此文故也。然則古文家造少嚳之名。竄入左氏。其義安在。曰。後漢書賈逵傳。逵奏曰。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案逵借劉歆之文以媚漢。歆造此文。特欲假途於漢以媚新。何者。如令漢不得爲赤。則新不得爲黃故也。由新黃漢赤遞溯至堯火以上。帝嚳木。顓頊水。不增竄少昊之金。則以顓頊代黃帝。土不生水故也。若改五祀。特欲多翻今文家舊案而已。又於昭元年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稟駘。則爲少嚳。廣子姓也。又於昭十七年。因少嚳氏鳥名官。而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注。共工。以諸侯霸九州。在神農前。大嚳後。祭法。亦古文家言。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卽句龍。見上文。能平九州。鄭注。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不受天之圖錄。謂之霸。在大嚳炎帝之間。律曆志。亦古文家言。云。祭典曰。

共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案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非明王之法不張。是則霸後於王明甚。豈炎帝以前。卽有霸諸侯。尋其原委。共工氏霸九州。緣五霸而附增。共工氏無錄而王。緣今文家五帝無少皞而附增。共工氏以水紀。在火木之間。非其序。緣秦水德。在周漢水火之間。不當五行之序而附增。其子句龍。則與少皞氏之子同官而附增者也。凡以爲少皞氏植黨與而已。

右少皞重該修熙昧允格臺駘共工句龍

堯典命九官曰。禹平水土。棄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左氏於文十八年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戡。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堯典人名無一同者。是於禹契爲蔽賢。於十六族爲攘功。杜注以垂益禹皋陶之倫當八愷。以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當八元。不惟於十六族復遺其半。且繹左

氏之言。是謂八愷皆主水土。八元皆布五教。不謂此十六族有任餘官者也。堯典四罪曰共工。驩兜。三苗。鯀。此曰混沌窮奇。檇杌。饕餮。雖稱謂不同。其數猶可相比附。然於三族曰世濟其凶。於八愷曰世濟其美。杜氏謂禹在八愷。檇杌謂鯀。不思鯀乃禹父。禹之世美。則鯀不得獨凶。鯀凶。則累禹世之美。不可相通者也。得杜注左。益見左之纏結矣。

右十六族四凶

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蒙龍氏。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范氏其後也。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文十三年曰。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賈逵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案此亦賈逵借劉歆說以媚漢。本歆所以媚莽者。莽傳曰。予之皇始祖虞帝。受釐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莽自以爲舜後。故稱漢爲堯後。以成其嬖代之謀。其說亦必自歆敗之。依左氏之言。自劉累至處秦之劉氏。五變而復其初。與新莽改郡縣相似。文章政事。其趨一也。依賈逵之言。劉累累爲堯後。安見漢氏必是劉累之後。周有劉

康公。王季子也。食采於劉。見文十五年杜注。詩王風。彼留子嗟。毛傳曰。留。夫大氏。案留之爲氏。亦係邑名。即早者鄭國處於留之留。與留同。左王畿之內。說文無劉字。有留字。從留聲。蓋劉卽留。亦卽劉也。彼皆無後乎。太史公爲高祖本紀。始述其里居。言其爲家人子也。次詳其姓氏。明其世系無攷也。豈若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項羽本紀曰。世世爲楚將。出自世家大族之比哉。然則劉氏爲堯後。左氏雖有明文。仍不足爲漢氏榮也。賈逵以此媚明帝。而明帝嘉之。吾見其禮殊出狄武襄不敢認爲梁公之後下也。

右劉累劉氏

漢書韋賢傳曰。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行所當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劉歆之徒。習見漢之郡國有祖宗廟。遂謂魯有文王廟。許田有周公廟矣。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于廟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昨祭。臨

於周公之廟。列周廟於周公之廟以前。杜預謂周廟。文王廟也。是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僞左謂魯有文王廟。豈三家亦有桓公廟耶。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鄆。自是六年春鄭人來輸平之賂。何劭公於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注云。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是也。桓元年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謂以璧易許田。非以鄆易許田也。說評卷十 七歸章左氏於隱八年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祔左氏作助易許田。杜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訪。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訪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於是牽連歸鄆。假許田爲一事。而於許田增一周公廟。蓋劉歆以漢郡國廟制。上託之周人。果爾。貢禹何得云不應古禮耶。

右周廟周公廟

誤析一事爲二事

晉楚之盟。春秋止有一次。左氏誤析爲二次。襄二十七年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七月辛巳。盟於宋西門之外。此事應經。先於成十一年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此事春秋所無。主盟皆宋臣。會盟皆宋地。此一事誤析爲二事也。

右晉楚之盟

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禭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八年。子產爲火故。大爲社。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怒之。除者兩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案子大叔即游氏也。其廟應毀同。子大叔使其除徒弗毀。而飄子產。子產免之。皆同。亦誤析一事爲二事也。

右游氏之廟

襄二十一年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使往視。生叔虎。美而有勇。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昭二十八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取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盍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案羊舌虎之母美而生龍蛇。楊食我爲夏姬之外孫而其母生豺狼。羊舌虎爲叔向之弟。而事樂盈。楊食我爲叔向之子而事祁盈。皆坐盈而見殺。豫知者皆叔向之母。羊楊聲同。舌食聲同。虎我聲近。此誤析一人爲二人一事爲二事。其尤顯著者也。

右羊舌虎楊食我

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病。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

沈寔駘爲祟。敢問此何神也。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案此晉侯皆平公。問疾者皆子產。實沈寔駘與黃熊皆係鬼神爲祟。蓋亦誤析一事爲二事也。

右子產問晉侯疾

分野

周官保章氏注引堪輿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胃。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十二國上繫十二分野之說也。原其所繫之理。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故保章氏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一說也。左昭元年。子產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十七年。申須曰。宋大辰之歲也。注。大辰。大火。宋分野。是分野因乎所遷之地。此又一說也。不可通一矣。實沈主參。猶之閼伯主辰。皆人名也。宋之分野。不名閼伯。晉之分野。乃曰實沈。不可通二也。昭十年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爾雅釋天。

云。立枋。虛也。顧頊之虛。虛也。例以立枋齊也之文。則齊之分野。亦因所居之地。與宋同。何以衡。亦顧頊之虛。亦十七年文。而其分野屬顧。乃與所居之地異耶。不可通三也。又十七年。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暉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案說文。虛。大丘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謂之虛。以此言之。大暉祝融皆人名。故有其虛。大辰星名。何以有虛。不可通四也。其下文曰。皆火房也。則陳亦當有分野。在大火壽星之間。何以繫於十二分野者。無陳耶。不可通五也。晉之分野。因乎唐。唐始於堯。何以唐有分野。不始於堯。而始實沉。宋之分野。因乎商。商始於契。何以商有分野。不始於契。而始關伯。周自武王伐殷。始有分野。何以后稷封邰。古公遷岐。文王興周。皆無分野。且魯爲武王所封。衛爲成王所封。秦爲孝王所封。鄭爲宣王所封。趙爲威烈王所封。封國相次而增。分野亦相次而屬。依子產之言。何國無地。依泠州鳩之言。何國無始封之歲。堯時萬國。湯時三千餘國。周初千二百國。分野止於十二。何以前此所封之國。皆不應分野。以俟後起者應之耶。隨舉一端。不能相通。餘詳災異篇。隱二年日有食之節下。

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又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一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案有艮象者。謂否一至四之互體也。顧氏曰。知錄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然夫子未嘗及之。案夫子所未及者。夫子未生以前之筮者已及之。豈周史已通漢易乎。

春秋復始卷三十一訂誤

誤字

葉一行格正

二六十四行格正

一十五行格正

四十六行格正

五五十八行格正

誤低一格

葉一行

一三十四

八十四

春秋復始卷三十二訂誤

誤字

葉一行格正

一十八十一法去

二三十二十七于子

誤字

葉一行格正

一十一十二十六九

十十二十八

十一十一十二

十一十一十二

誤低一格

葉一行

八十五

誤字

葉一行格正

一十一十五三三

十一二四十一止

上減誤

晉晉解晉誤

五 三 七 晉 晉
五 十四 十三 旒 疏

十二 十九 十 衮 衮
十二 十九 二十八 衮 衮

葉 行
一 三 一

葉 行
七 二

春秋復始卷三十三訂誤

誤字

誤字

葉 行 格 正 誤
六 七 十一 栗 票
六 二七 十一 人 人
誤低一格

葉 行 格 正 誤
十三 十六 二十 令 今
十三 十八 五 也 以
誤低一格

葉 行
一 三
七 十二 十三
誤高二格

葉 行
十 六
十一 十六
誤高二格

葉行

一 四至五

春秋復始卷三十四訂誤

誤字

葉行格正

二 五 七 盧

八 九 王

誤低一格

葉行

一 三

三 十三

八 八

八 二十六

九 十五

十二 二十

十三 一

葉行

二 二三至二四

誤字

葉行格正

十一 十三 十九

十一 二一 二六

誤低一格

葉行

十三 三

十三 七

十三 十五

十三 二一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七

十五 二四

政晉舊誤
故晉奮誤

春秋復始卷三十五訂誤

誤字

葉行格正誤

一十八七詔詔

六五十晉晉

七十八二二案案

七二四二二案案

九八十三雀雀

誤脫

葉行格脫

十六十八三下右星變

誤低一格

葉行

一三

春秋復始卷三十六訂誤

誤字

葉行格正誤

誤字

葉行格正誤

十一二六說子

十二一十七人

十四八二二晉

十四九十一案

十五二五十九戊

戊

戊

戊

戊

戊

戊

戊

誤字

葉行格正誤

二 二三

注十下

雨 兩

四 一

十二

菽 叔

六 十七

十二

蹇 鞍

十一 七

二九

減 減

十五 二六

八

定 宣

十六 二

四

獻 獻

誤倒

葉 行

格

正 倒

十五 二

二七

棄 法

誤低一格

葉 行

一 三

誤低三格

葉 行

二三 二一

春秋復始卷三十七訂誤

誤字

誤字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七
五	二	十六	十五	十二
二	注七	八	隋	此
變	人	情	以	

葉行格正誤
一六二八諂諂
五十六十五近諸

葉行格正誤
五十六四右石

誤低一格

葉行
一三

誤高一格

葉行
四十六至十八

春秋復始卷三十八訂誤

誤字

行葉格正誤
一七二五祀紀

誤字

葉行格正誤
四四七七晉晉

二九三十數鼓

五四四十七沈沉

三二二一在左

誤倒

四四五晉

葉行格正倒
三十一
誤低一格
葉行
五十一

格正倒
三十九
大夫夫大

葉行格正倒
三一
九古早